

# 疏 “顧”

李洪財

沈子它簋銘文：“乃沈子其𠄎懷多公能福。”其中𠄎，《商周青銅器銘文選》(下文簡稱爲“《銘文選》”)中讀爲“聿”，認爲作語首助詞，無義；〔1〕李學勤讀爲“於”，認爲是助詞；戴家祥《金文大字典》把𠄎釋爲顧，認爲：“從烏從頁，從烏與從住同，即顧，即顧之省。”〔2〕《古文字譜系疏證》(下文簡稱爲“《疏證》”)“顧”條下，認爲𠄎、毛公鼎中的𠄎、中山王壺中的“𠄎”都是“顧”的初文，从烏寡聲；並認爲出土郭店簡中𠄎爲顧之本字，雲夢秦簡中的𠄎，从顧，爻疑爲疊加音符。〔3〕《銘文選》則認爲𠄎是《說文》中的“顧”，毛公鼎銘文“女(汝)𠄎(顧)於政”中是字應讀爲“推”。〔4〕張世超《金文形義通解》認爲，𠄎本是側立張目之形，後加聲符烏，而成爲从頁烏聲之字。認爲𠄎(寡)下所从即是顧之初文。〔5〕

在上文所列顧字的形義分析中，張世超先生的意見與其他意見分歧比較大。我們現在所見材料“寡”字形體早於“顧”，那麼早期的“顧”有可能借用“寡”字爲之，但不一定說寡字从顧，就是說兩字可能存在互相借用的關係，未必是文字演變的關係。《疏證》認爲𠄎、𠄎、𠄎是一字，都是顧的初文，从烏寡聲。〔6〕從中山王壺銘文解讀來看，“𠄎”可以確定讀作“顧”。但《說文》中顧(顧)是从頁雇聲，𠄎是从烏寡聲，兩者相差較大。並且《疏證》說𠄎：“從顧，爻疑爲疊加音符。顧、爻均屬喉音。秦簡𠄎，讀

〔1〕馬承源等：《商周青銅器銘文選》第三冊，第58頁，文物出版社1988年。

〔2〕戴家祥等：《金文大字典》第5246頁，學林出版社1995年。

〔3〕黃德寬：《古文字譜系疏證》第1351頁，商務印書館2007年。

〔4〕馬承源等：《商周青銅器銘文選》第三冊，第319頁。

〔5〕張世超：《金文形義通解》第2206頁，中文出版社1996年。

〔6〕黃德寬：《古文字譜系疏證》第1351頁。

顧。”爻是匣母(喉音)宵部開口二等字,顧是澄母(舌音)微部合口三等字,顧是見母(牙音)魚部合口一等字,三者古音聯繫很勉強。綜上梳理可知,𠄎、𠄏、𠄐、𠄑、𠄒與顧和顧之間的關係有些複雜混亂,本文嘗試理順這幾個字的關係,並在字形和文獻解讀上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。

劉釗先生《古文字構形學》認為,顧字本應从“頁”,从寡字省是因為寡字省形與頁字形體相近,且寡、顧古音相同,於是故意將“頁”改為“寡”字省,並以“寡”為聲符。〔1〕此說很有道理。那麼這種字形的差異會不會是因為文字系統不同導致的呢?小篆字形主要是秦文字系統,中山王壺銘文很明顯與秦篆有較大的差異,所以,𠄐雖是顧字,但不一定與《說文》中的𠄒是同一系統的字。《疏證》說𠄎、𠄏、𠄐三形是“顧”字初文,𠄑是“顧”的本字,後疊加“戶”作為音符,其中誰是初文、誰是本字,還是分開說比較好。

𠄐和𠄑,有字形文獻等證據,可以肯定兩字就是“顧”,各家意見基本一致。但𠄎、𠄏眾說紛紜,却没有很好的解釋。戴家祥《金文大字典》認為:“𠄎,從鳥從頁,從鳥與從佳同,即顧,即顧之省。”〔2〕戴家祥認為𠄎是“顧”,並認為這個字不是形聲字,是从鳥从頁表意。我們認為𠄎應該是从頁鳥聲。何尊銘文鳥作𠄎,與𠄎偏旁近同。鳥是影母魚部字,顧是見母魚部字,兩者古音極近,可用作聲符。《說文》古文鳥作𠄎,《古文四聲韻》鳥也作𠄎,兩字形似是从佳鳥聲。《古文四聲韻》中“顧”作𠄑,與“鳥”古文字形十分相似,很有可能《古文四聲韻》中的鳥、顧由於形體和聲音相近而發生類化,造成顧像鳥字,鳥像顧字。細比較它籀中的𠄎(鳥),與𠄎左旁還是有些差別。𠄎的左上與古文字中的“戶”同形,那麼也可以認為𠄎的左旁上部由於與“戶”字形、讀音都相近而類化成“戶”,變成从戶得聲。這樣,𠄎與《說文》中小篆𠄒的形體就接近了,兩字也可以作同系統中兩個演變階段的字形。𠄎釋作顧,在它籀銘文中文義頗順,“乃沈子其𠄎懷多公能福”,即是沈子顧省諸公之福。《尚書·康誥》:“用康乃心,顧乃德。”孔安國《傳》謂顧省汝德。〔3〕用法意義相同。“顧懷”一詞在後世文獻中比較常見,也是顧念之意。《楚辭·九歌·東君》:“長太息兮將上,心低徊兮顧懷。”王逸注:“徘徊太息,顧念其居也。”《漢書·揚雄傳上》:“乘雲蜺之旖旎兮,望昆侖以穆流,覽四荒而

〔1〕劉釗:《古文字構形學》第114頁,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。

〔2〕《金文大字典》第5246頁。

〔3〕《十三經注疏》第202頁,中華書局1979年。

顧懷兮，奚必云女彼高丘？”〔1〕《三國志》卷二十八：“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王化，此三祖所以顧懷遺恨也。”𠄎釋作顧沒有問題，也可以確定𠄎、𠄎是顧的異體初文。最難確定的則是毛公鼎中的𠄎。

毛公鼎之𠄎，以往多認為就是《說文》中的“顧”，讀為“推”。我們認為釋作“顧”更合理些。《疏證》釋為顧，但在分析字形上與我們有些差異。我們認為，𠄎左部所從與該銘文𠄎(寡)下部所從基本相同，𠄎應該是从佳寡省聲。毛公鼎銘文“女(汝)顧于政”，意思是你反省政務，銘文接下來說不要壅塞庶民之口，正是反省政務後應採取的措施，這種用法猶同《尚書·太甲上》“先王顧諟天之明命”，《毛詩·商頌》“顧予烝嘗”。顧政務、顧天命、顧烝嘗用法關係可參比對。要比𠄎讀為推更合理。如果𠄎確是从寡省聲，那麼可以認為𠄎是中山王壺中的𠄎，以及郭店簡《緇衣》中从見寡聲的𠄎的發展源頭。

秦簡中有𠄎，與《說文》系統的顧相同。在秦簡中𠄎也用為顧。《疏證》說𠄎：“從顧，爻疑為疊加音符。顧、爻均屬喉音。秦簡𠄎，讀顧。”爻是匣母(喉音)宵部開口二等字，顧是澄母(舌音)微部合口三等字，顧是見母(牙音)魚部合口一等字，三者古音差距較大，在語音上很難聯繫上。《疏證》所說的“均屬喉音”不知指的是哪個字。我們認為爻之所以是疊加的音符，主要是因為爻與戶音近。戶是匣母魚部一等字，與爻雙聲，又同是陰聲韻旁轉相通。如果按照李方桂的擬音更一目瞭然，三字古音擬音分別為爻[gragw]、戶[gagx]、顧[kagh]，爻與戶的音更近。所以可以認為𠄎是加了與戶音近的“爻”聲，成為顧的一種異體。而在秦簡裏从頁雇聲的顧字才是正字。那麼以上所討論的諸字與《說文》的顧，以及在簡牘中被釋為顧的𠄎、𠄎等字又是什麼關係呢？

在所見出土材料中，被釋作“顧”的還有《十鐘印舉》的𠄎(史顧)，用為人名；包山簡中的𠄎(2.21、2.22、2.30、2.173)，从隼从首；𠄎(2.24)，从角从隼。所見材料都用為人名，很難確定其與《說文》的“顧”是什麼關係。但包山簡字形隸定上應該是从隼，因為包山簡文中所有的佳旁下部都沒有短橫，應隸定為“隼”。這些字與《說文》中的𠄎都應是隼的分化字。《古文字類編》把這些字都歸在“顧”字條下，不太合適。〔2〕

至於顧與顧的關係，現有的材料很難說明兩者關係，但《疏證》說顧是顧的初文也

〔1〕班固：《漢書》第3521頁，中華書局1964年。

〔2〕《古文字類編》第1349頁。

